

求追

著 郎 三 鍊 田 柴
白 徐



S

013278

I 313.45

9024

日本產經新聞連載
徵信新聞翻譯連載

追求



柴田鍊三郎著
徐白譯



S9008667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

所有的窗子，通通拉上了百頁窗。
冬天的太陽，向這三十坪大的空房間裏，射進來無數的斜線，二十幾張空空的辦公桌上，映着許多一條一條影子。

房間裏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外面街上攪成一片漩渦的噪音，反倒加深了室內的靜寂。

但是，現在還有一個人，坐在室內的一隅。

他的相貌，和一般日本人不大相同。他在巴黎時，人家曾經錯以爲他是歐洲人。

他就是：黑田修一郎，三十五歲。

到昨天爲止，他還是這家公司的社長。但今天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。

公司破了產，職員們拿到半年的生活費，昨天已經完全遣散宣告結束了。

現在，黑田修一郎，只剩下一件事要辦——就是站起身來，走出房間去，把門鎖上。

他坐在舒乏(SOFA)裏，好像是在享受這很短一段時間的靜中情趣，只是抽着香煙動也不動。

想起來，這十年當中，真够熱鬧的。不管公司的業務是興旺，或是崩潰，這間房間裏，總是充滿了人。

類拼命求生求發展的氣息。

「僅僅不過一日之差，現在就要變成這樣死沉沉了嗎！」

黑田修一郎真覺得有點奇怪。

「好了好了！現在總算清靜了！」

他在感慨之中，很奇怪的還帶着一種滿不在乎很鎮靜的死的決心。

只有決心去死的人，纔能有寬裕的心境來反省一下，纔能發現：求生——是何等煩躁而可厭的一件事。

修一郎抬頭看着手裏香煙直昇向上的煙，一面想：

「能像我這樣完全而乾脆地無牽無掛去死的，世上恐怕沒有第二個吧！」

他既無妻也無子，在田園調布一棟壯麗的住宅，也整個的賠了債權人。現在他是連家都沒有了。走廊裏響起了脚步声，房門被輕輕的推開了。

管理這座大樓的老頭兒，伸進頭來：

「啊呀！都……都走光啦！」

「我還在這裏」。

「啲！社長嗎！」

老頭兒同情的注視着他，但是過了好久，修一郎還是動都不動，老頭兒只得輕輕的帶上門走了。

修一郎又坐了半個鐘頭，倏的站起身來。

慢慢地一步步走近房門，手抓到門上的旋把，又回頭向室內留戀似的環顧了一週，然後帶上門走到了。

走廊裏。

他是要去死的。」

公司在大樓的七層樓上。

修一郎叫來電梯，搭到樓下。在褲袋裏抓出一張皺成一團的一千元鈔票，給了這替他作最後服務的電梯司機生。

司機對他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，眼送他走出電梯，忽然靈機一動，飛也似的奔出大門，拉開停在門外一九五七年型的道奇的車門。

修一郎含着微笑坐上車去：

「你將來想做一個什麼樣人」？

「啊」？司機覺得問的突兀，祇是吧噠吧噠的霎眼。

「想不想像我這樣，坐自備汽車」？

「哦！不」！司機窘得要撓頭。

「假使你要想爬到進一步，可千萬別有老婆孩子啊」！

「是」？！司機眼送着這輛高級汽車穩靜的幌了一下，駛進遙遠的前方車輛的滾滾洪流中去了。不久

車到銀座尾張町，前面亮起紅燈，車子停住。

修一郎無意之中，望着前面橫過馬路的人群，忽然發現了一個熟臉兒——戶森矢須子。

她是一位服裝設計師，現在正走時運，人也長得很美。

二年前，修一郎在酒吧裏認識了她之後，因為她生性倔强，曾經和她開過玩笑。

「你能脫得祇剩小衣，到銀座八丁跑一個圈子回來，我就輸給你上巴黎住半年的費用」。

一言之下，她立刻把身上的外衣脫光，還先豎了個蜻蜓給他看了看，翻身就奔上了大街。酒吧的配酒師傅，嚇的慌忙追出來，矢須子已經跑得遠遠的了，只見她下身的衣裾飄飄地迎風擺動。

修一郎輸了東道，只好付給她一百五十萬元。

矢須子從巴黎回來之後，有一天晚上，約了修一郎在帝國飯店見面，表示要將自己的身體，貢獻給他：

「我到現在還是處女，就是爲了等你呀！」

她說話時，毫不羞怯，眼睛直盯着修一郎。

可是修一郎祇輕輕吻了一下她的前額，就走出了房間。

纔離開房門幾步，矢須子在後面吧噠吧噠地追上來抓住了他。

修一郎肩膀上被她狠狠的咬了一口，痛的叫出了聲。要不是看見走廊那頭有一對西洋夫婦過來，一定要疼的將她摔倒地下了。

從這次以後，矢須子每一個月總有一次，好像想起了修一郎似的，打電話來約他見面，但是修一郎很少應邀赴約。而一直到今天，兩個人之間，仍然乾乾淨淨，沒有什麼沾染。

「戶森矢須子小姐，再見啦！」

修一郎心中暗暗的向她告別，把車子開過了交叉路口。」

黑田修一郎打算一直將車子駛向輕井澤。他覺得冬天在那高原上寂寞的別墅裏，靜靜的死去，另有一

種浪漫的味道。

這所別墅，產權也已歸了債權人了。但是到明年夏天爲止，是不會有人踏進門的。

「等到被人發現的時候，恐怕已爛得只剩一副骨骼了吧！」

這個計劃，從半年之前，就已經打好主意了。

修一郎穿過有樂町高架電車鐵軌下面，在N旅館大樓的前面，把汽車停下，匆匆地走向地下的街道。他推開了其中一家荷蘭人開的藥舖。

「請進」！

一位表情明朗兩頰有深深酒渦的少女，笑着走攏來。

修一郎很喜歡這個小姑娘，從一年之前起，他逢到要買藥，都上這家店來。但是，他連這小姑娘的名字也沒有問過。

修一郎告訴她一種特殊安眠藥的名字，要買足以致死的雙倍份量。

胖胖的荷蘭人，從配藥室裏伸頭看看他，用英語問修一郎：

「您做什麼用」？

「自殺」。

修一郎答的很乾脆。

荷蘭人聳聳肩膀：

「您多保重」！

小姑娘懂得英語，也好像不放心似的低低的問道：

「真的要死嗎？」

修一郎盯着小姑娘臉上：

「死這個字，對於你們，好像是遠在千年以後的事吧！」

小姑娘低下了頭，輕輕的囁嚅着道：

「我害怕！」

修一郎忽然想到：這位小姑娘幼弱的肩膀上，是不是也挑着不幸的生活重擔呢？

但是，事到如今，也沒有辦法幫助她了。

修一郎把藥包放進上衣的袋裏，還「卜」的敲了一下：

「嘿！準備好啦！和你也再見啦！」

小姑娘聽了，臉上的表情，更顯得難受，看上去似乎馬上就要流下淚來。

本來當笑話對她說的，反而弄糟了。

「說不定，我躺着等死的時候，會想起這小姑娘悲哀的表情來哩！」

想到這裏，修一郎趕快拍拍小姑娘的肩膀：

「傻孩子！這樣漂亮有錢的紳士，好容易就會死嗎！我還會來哩！」

但是，小姑娘臉上的表情，再也明朗不起來了。」

駛出護城河端，彎向大手町方面的途中。

修一郎忽然想起，在這塵世上，還有一件事得辦。

「對了。我只顧了去死，倒忘了自己是男人啦」。

想到這裏，臉上浮起一層苦笑。

把車子一直向新宿開去。

三十分鐘之後，這輛道奇停在淀橋百人町的一條小路轉彎的角上。

修一郎匆匆的走進小路，路的盡頭，有一家小小的旅館，他拉開了格子門。

門燈上寫着「鈴屋」兩個小字，乍一看，叫人還想不到是一家旅館。

修一郎朝裏面叫了一聲，也沒有人答應。

直到叫了第三遍，纔聽見裏面有了聲音。

走出來的，是一個四十歲左右，下巴胖得疊起三摺的胖女人。大凡胖的女子，看上去都像好人，而這

個女人的面貌，尤其特別顯得善良。

「哦喲：喝……」

她吃了一驚，瞪圓了眼睛看着修一郎，接着：

「可嚇了我一跳」！

修一郎一面脫鞋：

「幹嗎嚇了一跳」？

「不是呀……黑田先生破了產，應該哼聲歎氣的纔對啊！可是您這樣紅光滿面，連領帶不還是筆挺的

嗎」！

「破了產，領帶就該灣了嗎」？

「不，總應該稍微有點沒精打彩纔對吧！要不然，我用什麼話和您寒暄呢」！

修一郎笑了：

「黑田修一郎就是窮的不剩一個子兒，也不致於連對開台基的老板娘都得哭喪着臉兒吧。再不，就是
你以為我倒霉來討兩文的不是？」

「到您真不得了的時候，我想把您供養在後邊屋裏」。

「笑話笑話」！

修一郎走進去，在茶間的長火鉢前面，盤膝坐了下來。

有半年沒有來過了。

修一郎也沒有妻子，也沒有愛人，到了生理上有需要時，就到這家旅館來找出路。已經這樣繼續了三
年了。

這家旅館，是專門介紹真正的人家人的。

女主人阿瀧，自信這是很好的助人之道。她認為對於貧窮的女子，想戀愛而不得機會的寡婦們，絕對
秘密的使她們得到慾望上的滿足，是一種最上的陰功積德。所以，看時候，看情形，她會很慷慨的不分她
們的一文錢。而她若是厭惡了這個女人，那是第二次都不許她上門的。

像她這樣沒有知識，善良，為男人操盡了心的女人，她對於人生的這種信條，甚至於使人覺得堅強而
值得贊賞。」

修一郎不知道阿瀧用什麼方法把這些純粹的人家人的女性拉來的。

他也曾提出這個疑問來問過阿瀧。

阿瀧笑着道：

「上全東京的浴室一家一家的找哇！我看中了一個，就想法子說服她打動她」。

「靠不住」！

修一郎不相信。

但是，到這旅館來的女性，確實每一個都具有水準以上的姿容。其中也有受過很好的教養的。無論怎樣，對於修一郎這樣的男人，這裏真是一處很方便合適的地方。

「……給我找一個窮的好吧」？

修一郎一面點上了一枝香煙。

「黑田先生！您這半年，一回都沒有什麼不是」？

「啊啊！把它忘了」。

「那麼，給您找一個有勁兒的吧」。

「不！越窮的越好」！

修一郎到這裏來，一定指明要找貧窮的女性。容貌，年齡，一概不問。而每次都是給一萬圓。

阿瀧不贊成，說他給一萬圓太多。修一郎不高興：

「我的一萬塊還抵不上她們的十塊錢呢！我使的錢裏面，惟有這一萬塊最有價值」。

「您真頑固！那就這樣，我給找個一家五口窮的眼瞧就要餓死的來」

阿瀧站起身出去了。

過了一小時。

修一郎在樓上每次常住的這一間房間裏，靠着床間的柱子坐着。看看手錶，心想：

「到輕井澤，恐怕要在半夜裏了」。

樓梯上有了腳步聲。

聽到阿龍的聲音：

「來啦」

但是阿龍沒有露面，拉開紙門的，是來出賣自己身體的這個女人。

穿着整整齊齊的縐綢新衣服，這是阿龍借給她的。不錯，阿龍把貧窮的女人叫來之後，必定先在茶間裏，叫她把身上穿的通通脫掉，讓她洗過澡，然後把準備好的衣服穿上。好像美容師把新娘打扮好了送進禮堂一樣。

有這麼一次，一個女人裝扮好了，沒往客人房間裏去，而從後門逃走了。

這個女人，穿着一身的漂亮衣服，奔向疾駛而來的省線電車，自殺死了。

這樁悲慘的事件，連阿龍心裏也大受打擊。差不多一個月，悄不聲的停止了營業。

修一郎對跪在房門口低着頭不動的女人，催促道：

「到這邊來」

女人倏的抬起頭來，兩人的視線碰上了的一瞬間，修一郎猛地一驚：

「艷子」！

十年前，背叛了自己的這可恨的臉，又出現到眼前了。」

但是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

艷子現在是城北百貨公司專務的夫人，應該正過着稱心如意的奢華生活呢。

女人的臉色顯着驚訝，修一郎怔住了一會之後，又不覺苦笑：

「想不到我在塵世上想要結一次最後孽緣的女人，竟是和艷子生得一模一樣的……」
這箇遇合諷刺得太厲害了。修一郎實如被刺了最後的一刀。

修一郎後悔剛纔爲什麼沒有一直把車子開往輕井澤去。自己未免太淺薄無聊了。

女人走近桌子的那一面，跪將下來。修一郎躲開不看她的臉，從身邊掏出一個鱷魚皮的鈔票夾子，隨便的丟了過去：

「這個給你，拿去罷！」

「啊」？

女人似乎突然之間弄不清是什麼意思，向他偏着頭看着。這樣的表情和姿態，越發像艷子了。修一郎受不了：「我說的是這個給你！」

「啊……」

「你收起來就是啦！不過這麼一點小事。七萬塊錢」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女人顯然感覺非常爲難，不知道怎樣纔好。

「拿去」！

修一郎忽然很嚴厲的好像命令式似的。

「自己決定要去死，還帶着七萬塊錢」！修一郎對自己也感覺到憎厭，心裏罵着自己：「你這個混蛋」！

女人戰戰兢兢的：

「您……您這是爲什麼」？

「不爲什麼！這是給你的！你不願意告訴人爲什麼出賣身體，我也不願意說明爲什麼要把這筆錢給你。祇是有一點你可以放心，收下這筆錢，決不會惹出什麼事來。這是可以保險的」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拿去吧！我可說了第三遍啦」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不要它！要不就在這火鉢裏燒給你看！好不好」？

「那……那麼……」

女子下死勁的盯着修一郎：

「那麼，就謝謝您了」！

修一郎看見女人握着皮夾的手在戰慄。

女人把皮夾放在膝上，還是沒有動。

「去罷！」

修一郎故意冷靜的催她。

女人的臉色越發顯得爲難。修一郎憤憤的道：

「我不要再看你的臉」！

女子驚的一震，慌忙叩了一個頭，走出房去。修一郎閉上眼簾，渾身脫力的靠着床間的柱子。肩膀上

感覺到很重的疲勞。」

修一郎正站起身想要出去，聽到重重的腳步聲，有人登登登奔上樓來。

阿瀧雙眉倒豎，手裏抓着修一郎的皮夾子：

「黑田先生」！

「啊」。

「您這到底是幹什麼」？

「我沒有幹什麼壞事，值得你來問罪呀」！

「比幹壞事還厲害吶！這麼多，七萬塊的一筆大款子，平空的送給人——。大爺鬧標勁，也得有個程度吧！黑田先生？您總不會是因為破了產，得了什麼精神分裂吧」！

阿瀧緊張的抬着肩膀直喘氣。

「給了女人七萬塊，就被人家說是得了精神分裂症，黑田修一郎倒霉到這一步啦」？

「您不是現在在公司、住宅都玩兒完了嗎」？

「啊！是呀！乾乾淨淨，輕鬆得很哪」！

「那麼，這七萬塊錢不是很貴重的一筆款子嗎？為什麼還這麼亂花呢？發了瘋呀……根本，什麼也沒有什麼，就給七萬塊攆人家走……」

「阿瀧」！

修一郎叫她的口吻帶點嚴重。

「什麼事」？

「已經出了手給人家的錢，叫我再收回來，這種小家氣，我是最討厭的，就憑這樣脾氣，也賺過一億元的錢，又弄得分文不剩……事到如今，再想改變作風，也來不及啦！自尊心已經和我的血混在一起啦……沒別的，把錢給她」

修一郎的口吻和表情，顯然的不容阿瀧開口。

阿瀧沉默了一會：

「是嗎？……好吧！」

走下樓去了。

過了兩三分鐘，修一郎下了樓，走進茶間，那個女子坐在一隅，低着頭。

修一郎起初還以為另是一人呢。

她換了來時的衣服，現在身上穿的，祇是粗製的墨綠毛線衣和一條黑裙子。

「我叫河合賴江，您這回的恩德，一輩子決不忘掉」。

兩手按在席上行禮。頸項瘦瘦的，蒼白色的皮膚。引起修一郎的感慨：

「一箇模子的臉兒，為什麼境遇上就有這麼大的差別呢？」

「背叛了我的豔子，假使一下落到這種悲慘的境界，不知又將如何……」

修一郎立刻打消了感慨，故意裝作高興的樣子，站起身來：

「走嘛！」

阿瀧也趕着出來了：

「黑田先生！下次您來的時候，可得分文不帶的來呀！」

栗林久美——在N旅館大樓地下室荷蘭人藥舖做事的那位少女，每天晚上準八點，在高圓寺下車，由省線電車南面的出口回家。

她風雨無阻的，每天都刻板地實行着這樣的生活時間表。

出了站，先到站前的麵包店，買一斤食用麵包。隔壁肉舖裏，買四十元火腿。再過去幾家，在蔬菜店買兩個雞蛋，一袋蘋果。這一袋蘋果，逢到別的季節，也會改成豆芽、蕃茄，或是捲心菜。

買完了這些東西之後，就毫不耽擱，一直回夕陽公寓去。

久美在這公寓裏一個人住着一間房。說她一個人，也許不大正確。因為她還有一位母親。不過她的母親在築地的高級料理店當女侍領班，一個月只回來一次、兩次。

但是，久美並不寂寞，這也有原故。我們馬上就可以明白了。

久美從車站走到夕陽公寓，需要十二分鐘。到了只剩兩分鐘的地點，她就要一邊走着一邊開始低低的唱歌，唱的都是民歌（Chanson）。

今天唱的歌題名「枯葉」。

不久，在她眼前，就看見空中高聳着的許多鋼骨——一所正在建築中的大樓。夕陽公寓矮矮的小小的蹲在這未完成的大樓後面。

公寓的房東本來在大門口掛着一面「朝陽公寓」的招牌，但自從這座大樓開始動工以後，朝陽公寓再也得不到朝陽光臨了。也不知道是誰就把招牌上的「朝」字擦掉，改了個「夕」字。

